

姜夔与合肥

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  
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悟

湯書于此癸亥三月十二日

白石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安慶与合肥

李銳



# 姜夔与合肥

编辑者：姜夔文学艺术研究会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上水新成路123号三楼）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 355千字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白石道人小像



选自《白石道人诗集》上海书店（1987年版）

## 暗香疏影话姜夔

### ——《姜夔与合肥》序言

张 锐

近些年来，在海内外的学术界和我的家乡安徽合肥，悄悄兴起了 一股姜夔热。其热度有增无减，研究日益深入，逐渐引起广泛的注意。我所熟悉的一些热爱古典诗词的离退休老同志，不仅自费编印了《姜夔文学艺术研究》丛刊，还把有关姜夔的部分论述以及姜夔与合肥的多种资料汇集成书，嘱我为之作序。我曾经犹豫再三，考虑到可以藉此机会梳理一下思路，纠正某些早年形成的对于这位距今 800 多年的一代词宗的偏颇认识，于我于人或许都不无益处，遂不计疏浅，欣然应命。

姜夔，字尧章，因喜爱浙江吴兴“白石洞天”的胜景，自号“白石道人”。他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音律，工书法，善鉴赏，诗词和文章俱佳，尤以词为当世及后世所推崇，是公认的南宋时期的格律派词宗，在词史上影响深远，其诗词集版本之多和后人学他的人数之众，都是词人中少有的。但他却一生不得志，屡次应试均落第而归，始终未能踏入仕途。为了维持生计，只得流寓四方，以依人和卖文鬻字为生，足迹遍江西、湖北、湖南、浙江、安徽。他在安徽合肥时，结识了一位弹琵琶的及另一位弹筝的俩姐妹，并和那位弹琵琶的女郎产生了终生不渝的情愫。在他现存的 80 多首词中，据考证有 25 首都是写给或是因思念那位琵琶女而写

的，占其全部词作的将近三分之一，可见其情愫之深、思念之切。因此，他虽然是江西鄱阳人，却把曾在合肥住过的赤阑桥畔当做自己的又一个家。他的交游广阔，和当时的名人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辛弃疾、朱熹等都有交往。但他却并非钻营趋时之徒，尽管生活拮据，却一直保持着一个布衣文人淡泊自处的襟抱。有人要为他捐官并以田产相赠，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晚年老死西湖，仍然一贫如洗，连他的安葬费用都是朋友们资助的。

对于这样一位领一代风骚的诗词大家，同时还是卓有建树的大音乐家、大书法家、鉴赏家，我和其他一些同时代的朋友一样，曾经在不同程度上走入过误区，片面的完全不顾历史条件的对姜夔其人其作品提出种种苛求，认为他在宋王朝被迫南迁、国家和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的时候，没有写出像岳飞、陆游、辛弃疾等人那样充溢着爱国情怀、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思想性不强，教育意义不大，从而也就一味对其作品贬抑排斥，连一些公认的艺术精湛的作品，也不屑一顾。这种思想，当然是受到那时一些“左”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但也和自己的无知以及没有认真阅读过姜夔的作品有关。

1991年秋冬之间，我受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委托，到美国去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F·斯诺颁发“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顺道去拜访了在纽约州立大学工作的作家於梨华夫妇。纽约州立大学东方系的几位教授设宴接待了我们。这几位教授都是造诣颇深的汉学家，虽然都是美国人，华语却说得比我们还流利地道。当问及他们正在做什么学术研究时，其中有人立即说到南宋时期的姜夔和范成大，对他们尊崇备至。我因为所知甚少，不禁有些张口结舌，茫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受到很大的震动。由美归来后，连忙找来姜夔的作品和有关的研究资料进行补课。虽然读得仍不仔细，总算有了个一知半解。这时才感觉到自己对姜夔的认识实在过于肤浅、偏激，不仅违背了艺术规律，也和当时的历史现实相去甚远。

姜夔生于宋高宗绍兴 25 年(公元 1155 年),卒于宋宁宗嘉定 14 年(公元 1221 年),享年 67 岁。他生下的那一年,正是秦桧死去的那一年。上距靖康之乱 30 年左右,距岳飞含冤而死约 14 年。其间经过几十年的兵连祸结,直到南宋王朝迁都杭州后,和战之争一直是个焦点。先是北方的金主完颜亮举国南侵,兵败身死;然后又是南宋的主战派将领张浚率师北伐,也以失败告终。事实说明,那时的南北两方都没有力量吞并对方,所以才会有 1164 年的隆兴和议。这时的姜夔只有 9 岁。他的创作高峰期主要都在隆兴和议之后和 1206 年的开禧北伐之前。在这段时间内,南北对峙的局面已渐趋稳定,南方和北方的经济都有所发展,文学也有一定的繁荣,和战之争也不再有过去那么激烈。直到姜夔去世后 13 年的 1234 年蒙古灭金,1279 年元灭南宋,我国的南方足有 110 多年相对稳定的和平年代。对于这一段历史,史学家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在深入探讨姜夔的诗词创作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这些社会背景。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伟大国家,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南北战争,只是在一个大的范围内由北方少数民族挑起的对于以汉族为主体的宋王朝的内部争战。由于近一、二百年来,我国饱受外来势力的侵略,民众热切希望坚决抵抗外侮。特别是在抗日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更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反映在对待南宋王朝那场和与战的争论上,人们也就普遍同情支持主战派,反对和议,鄙弃投降。对于那时的一些文人,也往往不问客观情况如何,只以这个唯一的政治标准划分优劣高低。这种情绪显然是可以理解的。回想我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每一次朗读岳飞的《满江红》和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一些著名诗篇,便止不住热血沸腾,一咏三叹,甚至泪洒衣襟,就更加能够理解经过多次反抗侵略战争洗礼的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写到这里,我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在一次文艺界内部的文娱晚会上,有朋友鼓动我为大家助兴唱首歌,我未加

思索当即想起了那首烂熟于心的《满江红》，可当我满怀激情地唱完后，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少数民族同志，突然涨红着脸责问我道：“请问：你在高唱‘壮志饥餐胡虏肉’和‘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些‘胡虏’和‘匈奴’的后裔，会有什么感想”？！我只得忙不迭地谢罪，窘迫不堪地出了一身冷汗。

应该说明，姜夔只是一介布衣，牵扯不到什么主战或者主和的问题。即使这个标准是正确的，用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也实在是一种苛求。许多作家都已经指出：文学艺术有多种功能，有教育的功能、认识的功能、审美的功能、还有娱乐的功能等等。唯其如此，才会出现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我国古典文学的遗产，是一个丰富的、博大精深的宝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里的名家名篇，数不胜数。它们都是我国人民直至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宋词里有豪放派、婉约派、格律派之分，姚黄魏紫，各有所长，后学者应该不持偏见，兼收并蓄，采纳百家之长，才能真正把这份财富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建国以来，我们在如何继承文学遗产方面所产生的历史教训，又岂止是对姜夔一人？！中山大学对古典文学和姜夔深有研究的学者王季思教授，在他已经是 90 高龄的 1992 年，还写了篇评析姜夔的《暗香》《疏影》两首词的长文，坦诚地检讨了他于 50 年代在北京大学编写中国文学史时，受到“左”的思潮影响，抬高豪放派，贬低婉约派，对姜夔做了些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评论。他为此常感到歉疚，希望为姜夔平反昭雪。王季思先生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他到耄耋之年还和剧作家王冠亚同志合写了五集关于姜夔的电视剧。很可惜，他们的电视剧由于多种原因，直至王季思先生逝去，也没能和观众见面。

对于姜夔在词的艺术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杰出成就，前人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普遍认为：他在柳永、周邦彦的婉约妙曼和苏东坡、辛弃疾的刚健雄奇之间，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使宋词的晚期展示出新的姿采。他的作品，讲求艺术性和音乐

性，意境悠远深邃，辞句雅正工丽，结构完整严谨，音律和谐精密，有词中之圣的美称。他也并非没有写过一些关怀国事、感怀时局的佳作，例如他在青年时期写的《扬州慢》，其中有句云：“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写金人南侵后给扬州这座名城所造成的破坏，融情于景，情景交汇，令后人在千百年后读之，仍为之唏嘘不已。还有他在 1205 年所写的步辛弃疾北固楼词原韵的《永遇乐》，其中有句云：“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问当时，依依种柳，至今在否”？写中原人民经过多年生聚，盼望进军北伐收复失地的金鼓声，其情其景，也应算是姜夔词中的豪情健笔。

无可否认的是：他所写的此类作品并不多。比较起来，他的咏物抒怀以及写人生况味、旅途情思，尤其是男女爱情的作品，则占据着他的全部作品中更加重要的位置。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暗香》和《疏影》两首词，借梅花托意，慨叹自己的身世飘零之恨和伤离念远之情，词论者中有人甚至称是“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他和合肥琵琶女的那段爱情，缱绻情深，感人肺腑，其情感之真挚持久，所写诗词之优美缠绵，都堪称是我国古代文人爱情史的一段难得的佳话。许多著名诗人都写过一些爱情诗的名篇，把姜夔所写的有关琵琶女的诗词和那些名人的名篇相比，其数量之多、品味之高、用情之专、流传之广，都是很少有人可以与其匹敌的。诗三百篇，以爱情诗居首。在我国浩如烟海的诗词创作中，爱情诗是一笔值得认真发掘认真研究的宝藏。对于姜夔这段情史和爱情诗的研究，还留有不少空白，有人甚至以今天的婚姻道德观对其说三道四。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姜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师，他对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重要贡献，还表现在音乐、书法以及鉴赏等许多方面。他在音乐方面，有自

成一家的理论,曾先后向朝廷上书《大乐议》、《琴瑟考古图》以及《圣宋铙歌鼓吹曲》,评述古今乐制、乐曲、乐器之得失,指出当时音乐中的一些不合理、不和谐的现象,提出了诸如确立音高的统一度量等建议。他还自度新腔,改造旧谱,并为自己所写的十七首词注明工尺旁谱,至今仍留存在他的词集《白石道人歌曲》中,成为我国音乐史上的瑰宝,唯一的南宋时期的词和乐谱的合集。他在书法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其所著的《续书谱》和《绛帖平》以及他保留下来的墨迹《跋王羲之兰亭》、《跋王献之保母志》等,历来为我国书法界和书法爱好者所看重。他的书法著作倡言书法美感基于人的品格修养与创作时的客观条件,把“人品高、师法古”做为追求书法神韵气格的首要条件。他反对唐人的千篇一律与刻意求工,力求灵活变化,自然洒脱。这些得自他的书法实践经验的甘苦之谈,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很有学习和借鉴意义。他一生好学好客,史书上说他“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书翰墨之藏,汗牛充栋”。他在金石方面也很有研究,曾著有《集古印谱》二卷。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失,他是如何在家无立锥的情况下,成为一个精于鉴赏的收藏家的?其中必定有很多珍闻轶事,现在都难以查证了。

在姜夔的作品中,有不少都是和合肥这座古城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提到合肥、肥水、淮南等处的文字比比皆是。合肥是南宋时期的边城,南北战争的前沿阵地,姜夔在合肥居留的时期,南北对峙的局面虽然已经形成,战争留下的伤痛却仍然随处可见。他就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邂逅那位弹琵琶的女郎的,那场爱情的悲剧结局也和战争有关。姜夔通过个人的遭际,真实细致地再现了那个时期合肥地区的风物人情,使人们如历其境,如闻其声。作为一个曾经在合肥生活和工作过的安徽人,我对于他所写的《淡黄柳》和《凄凉犯》两首词及其小引,都分外欣赏,并且深有所感。《淡黄柳》的全词云:“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

识。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强携酒，小桥宅。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凄凉犯》的上阙云：“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马嘶渐远，人归甚处，戍楼吹角。情怀正恶，更衰草寒烟淡薄。似当时，将军部曲，迤逦度沙漠”。这两首词都写了合肥的柳色，一是春柳，一是秋柳，却都一样凄凉，一样依依可怜，一样的牵动了旅居外地的人们的乡情。《淡黄柳》的小引里还提到他曾“客居合肥南城赤阑桥之西”，那时的赤阑桥应该是在解放后的合肥桐城路黄梅剧团住处附近。最近听说，由于多方面的努力，合肥市人民政府已将横跨城南银河公园的一座大桥正式命名为赤阑桥。市园林局还打算在赤阑桥畔建立“白石知音”人文景点。经历了那么多历史沧桑，赤阑桥又恢复了旧时的名称，一生浪迹天涯的词人姜夔，又和他生前始终眷恋不舍的合肥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实在堪称是当今的盛世胜举。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历史文化名人如繁星在天，光照大地。正确的认识他们各自在本学科里的地位及其所做出的贡献，是我们这一代对先辈的责任，也对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相当的推动作用。自古人以文传，景以人传。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出于发展旅游事业的需要，意识到文化名人对提高本地区知名度的重要意义，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开拓。《姜夔与合肥》的编辑出版，是合肥地区一些老同志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他们汇集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有识之士，其中也包括我在少年时代的几位朋友，华东大学皖北分校校友会的一些离退休同志。他们本可以安享晚年，却长期不计名利、不避艰苦，默默无闻地劳作着，四处奔走宣传鼓吹着，终于集腋成裘，完成了这部煌煌近四十万言的大著。他们的顽强执着、认真细致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使我十分感佩，把我也从被动的、不太自觉的状态中逐渐带动了起来。这部集子虽然汇集的大都是姜夔与合肥的文章和资料，但姜夔又何止属于合肥一市一地，他还属于全中国，属于全

人类。编辑诸公曾向我说，他们只是希望用自己的引玉之砖，来激起重重波浪，引起安徽各界以及全国各地关心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使关于姜夔的研究更向前推进一步。

令大家感到高兴的是：对姜夔的研究，已经受到安徽及合肥有关领导的热情关注。《姜夔与合肥》的编辑出版就是在省市宣传文化部门的支持下进行的，合肥市的有关领导也对一些政协委员提出的“把姜夔接回合肥”的建议做了研究安排。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会议上，我还曾就姜夔的研究和这部文集的出版，向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方兆祥同志做了汇报，得到他的充分肯定。安徽的各项工作现在都有了很大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也做了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比如为多年来备受冷落的中共创始人之一、“五四”运动的文化旗手陈独秀修了墓，为建国以来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张恨水建立了纪念馆。这些举措都受到文化艺术界的普遍赞扬。如今，又对和安徽合肥有着深厚情谊、同样较长时间不被看重的姜夔厚爱有加。所有这些，都只有在今天这样和平安定、欣欣向荣的社会环境下，才有可能出现。

姜夔生于乱世，死于乱世，却在逝去 800 多年之后，欣逢中华民族历史上少有的又一太平盛世，如果他泉下有知，亦当笑慰九泉了！

是为序。

2002 年 3 月于北京千杨树小区

## 姜夔文学艺术研究干事会成员名单

顾问 郑 锐

干事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冰	王冠亚	王立志
叶道理	许有为	江秉忠
朱 平	刘承华	吴 涠
何世纲	张若平	张瑶琪
周孝杰	胡贯中	赵笃庆
姜海峰	陆 敏	盛树仪
黎 佳	裔耀华	陈春秀

总干事 张若平

财务监督 江秉忠

## 姜夔文学艺术研究编辑部编委成员

许有为 吴 涠 张若平 张瑶琪

胡贯中 何世纲 黎 佳

《姜夔与合肥》

执行编委 张若平 吴 涠

# 总 目 录

## 一、文论编(上)

### 综合文论

(篇名见书中各分编目录)

姜夔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影响深远，合肥人更对他寄以永恒的怀念。近年来，合肥出现了“姜夔热”。白石道人(姜夔)究竟有什么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他和合肥的精神文明建设有什么关系，收入本编的文章可供选择阅读。

## 二、文论编(下)

### 姜夔的合肥情结

夏承焘先生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的“行实考”中有《合肥词事》一节，其中列举了姜夔怀人系列词廿二首，夏先生认为是反映了姜夔与合肥女子的一段不解之缘，相思之苦。本编在肯定夏先生创见的同时，对姜词的艺术特色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怀人词的内容作了细致的赏析，并进一步说明姜夔对合肥情侣感情专一，情怀高雅，至死不渝。

## 三、诗词编

一九九四年二月，陈衡、程华昭、杨自泉合写的“关于在合肥环城公园开发‘白石知音’景点的设想”一文，在合肥多家报

刊陆续发表后,引起了文学艺术界的广泛注意和浓厚兴趣,先后以诗词形式表示赞颂的约在300首以上。现经编辑,共收录九十五首。

### 四、戏剧传说编

本编收录了姜夔和合肥女子的民间传说、歌行以及近人创作的剧本《暗香疏影赤阑桥》。由于该剧本是第一次公布,剧作者希望能多方面听取意见,使作品更臻完善。因此本编中又列入几封信和作者本人的说明,以期有更多人参予讨论。

### 五、音乐编

此编介绍了姜夔的生平及其词调歌曲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卓越贡献并有十七首姜夔词的歌曲赏析。

### 六、书法编

本编介绍了姜夔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和对书法领域的贡献以及姜夔所著的《续书谱》(影印本)、《绛帖平》(节录)和他的墨迹。

### 七、姜夔研究活动资料集锦

#### 编后话

# 文 论 编

## 上 编 : 综 合 文 论

### 漫谈白石《暗香》《疏影》词

——兼谈如何评价婉约派的词风 ..... 王季思(2)

### 赤阑桥宅调琴瑟,白石淡柳梦知音

——关于在合肥环城公园银河景区开发《白石知音》景点的设想  
..... 陈衡 程华昭 杨自泉(10)

### 瘦石孤花 清笙幽磬

——白石词清空风格初探 ..... 徐定祥(18)

### 客梦常在江淮间

——读白石道人《淡黄柳》 ..... 许有为(22)

姜夔生平及其文艺创作 ..... 赵笃庆(24)

姜夔《平调满江红》词浅释 ..... 王季思(27)

### “人在小红楼、帘影间”

——《平调满江红》赏析 ..... 盛树仪(30)

姜夔巢湖写神曲 ..... 王 冰(33)

对姜夔人品的一点认识 ..... 吴 涠(37)

姜夔与合肥赤阑桥 ..... 胡贯中(42)

白石道人魂梦惊 ..... 胡贯中(43)

合肥有座诗人桥 ..... 何世纲(46)

与张鍊谈姜夔 ..... 王冠亚(49)

### 文苑问讯赤阑桥

——姜夔诗词地名疏考 ..... 姜海峰(52)

### 浅议姜夔在合肥旅游文化上的魅力和地位

..... 张若平 张瑶琪 许有为(55)

与有为兄论白石书 ..... 庄 严(61)

## 漫谈白石《暗香》《疏影》词

——兼谈如何评价婉约派的词风

王季思

我小时在家塾读书,就爱上了姜白石的《暗香》、《疏影》词,但朦胧仿佛,抓不住题旨所在,更无法加以评价,后来在中央大学从吴梅、汪东三先生学词,也没有听他们谈起这两首词。直到1943年与夏承焘先生在浙大龙泉分校共事,才从他口中了解到两点:一、白石与合肥琵琶妓感情至深,别后念念不能忘怀,“翠尊易泣,红尊无言耿相忆”。透露了此中消息;二、白石对北宋沦亡怀有黍离之感,“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似寄慨于二帝蒙尘,宫妃被掳北去。大体上说得通,但也没细谈。最近读了程千帆、吴新雷二位编著的《两宋文学史》,对《暗香》、《疏影》作了详细的阐释。他们认为:“《暗香》写的是自己身世飘零之恨和伤离念远之情,《疏影》则是披露了作者对国家衰危的关切和感触。前者的慨叹是属于个人的,而后者扩展到整个国家的旧恨新愁上来了。”他们根据郑文焯引宋徽宗《眼儿媚》词下片所写的“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数句,与《疏影》词中的“昭君不惯胡沙远”四句相比照,说明《疏影》词中的家国之恨,是个比较有力的论据。回忆我在北大编《中国文学史》宋元部分时,由于厌恶南宋小朝廷的酣嬉亡国,说在这种生活环境里出的姜词“不可能有新